

三塔谣

韩明飞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三 塔 谣

韩明飞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塔谣/韩明飞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641 - 4105 - 9

I. ①三…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3213 号

三 塔 谣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邮编: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松茜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 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41 - 4105 - 9

定 价 29.8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序

南通民谣云：通州三座塔，角分四六八，两塔平地起，一塔云中插。我一生有幸与这三座塔结缘，我在她们的塔影风铃里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可以说，三塔同日日划过塔刹的阳光构成了我内心的图景，成为我今生今世生于斯长于斯的证据。

我出生在狼山北的临江村。那时候，家家户户开门见山，蔚蓝的天幕下连绵起伏的五座山体青葱灵秀，如一套立体画屏。画屏最佳处是支云塔，耸出家乡秀美的风景。我出生的那个冬夜寒气十足，祖母说，那天滴水成冰。我猜想，当我在老屋西头房里呱呱落地，凛凛北风里，广教寺和支云塔的灯光烛火给长辈们心头带来多少暖意。

第一次走近支云塔，是一个刚走出荒年的春日，祖父带我和大弟上山敬香。站在殿后，我们虔诚地仰望古塔。金色的瓦面，紫红色的廊柱和栏板，在阳光下反射着庄严的圣光。山下，又一度春风正装点出无尽的春意，桃园村一树树桃花绚烂无比。在祖父指点下，我们看过桃园，看临江，看我家的五间草屋。我和弟弟想买票上塔。祖父说，还是到山下吃碗馄饨饱饱肚子吧。于是，悻悻地跟着祖父下了山。

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春天，我实现了这一愿望。那时，我在十七中（后改名为旅游中学）工作。学校地处曹公祠，站在前排教学楼

南眺，五山历历在前，我们戏称这楼叫望山楼。那天，组织学生到狼山春游，我和同事们登上了支云塔。临风俯瞰，和暖的春晖下，大江滔滔，泛起金波；千帆往来，汽笛声声。我感叹岁月，感慨世事变迁，回来写了篇《登塔遐想》，登在校门口的黑板报上，那是我最初发表的文字。

文峰塔下也有我的家园，这里是祖母世代居住的地方。我和大弟生在临江，长在文峰塔边。每天，我们打开厨房后门，就能看到巍巍的文峰塔。塔前有条大河，老辈人称宝塔河，塔下的庙，我们称宝塔庙。祖父从临江到祖母这边来，熟人相问，祖父回答，上宝塔河去。文峰塔，宝塔河，成了我们这一带的人情感化的家庭地址。直到现在，有人问起我的住所，我还喜欢说文峰塔那边。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文峰塔的地缘文化里，我每天进进出出的路叫文峰路，经过的桥叫文峰桥、塔影桥。每次外出归来，过三元桥，抬头望见静立在水边的文峰塔，温热亲切感油然而生。四百年来她就这样肃穆地耸立着，成为我家园的地标，成为祖祖辈辈居家过日子的共同记忆。

文峰塔，宝塔河，伴我成长。夏日，古塔俯视我们在宝塔河里游水嬉闹，捉鱼摸虾，多少回把她美妙的倒影搅散了一河。春夜，东南风吹醒一块块麦地，塔上风铃丁零当啷，声声悦耳，乡邻们拉起哨口板鹁，夜空黑影点点，铮铮锵锵，合成我青春的梦。四十岁过后，我时常望飞鸟绕塔，落霞披绮，陷入沉思。

1997年春天，我调到南通中学工作，从此又有幸走进了光孝塔的身影里。光孝塔是隔壁天宁寺的，但是站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是看她全貌最好的地点。操场空旷，近看远看都成风景，光孝塔好像就是为我们校园设立的。事实上，她已成为校园一景，常留在师

生们的记忆里。塔上的风铃声，曾寄托过多少学子的青春心愿。

在这八角古塔下，我走过了十五个校园春秋，送走迎来一届又一届学子。我不仅熟悉她的容貌，还熟悉她四时的景致。夏天，雷雨冲洗亭状的瓦顶，溅起一层层雨烟，挂下一檐檐雨帘；冬日，斜阳把塔楼的弯檐飞角勾勒出一道金边，阳光从塔边两棵老银杏的道枝铁柯间穿射过来，宽宽窄窄，和弦般美妙。

这风景也存在于我们心头。它同红楼前那株老楸树四月里一树繁花，同挽着绿荫亭倒影静静绽放的一塘睡莲，同带着一课课时间刻度的铃声……汇成我一年年校园生活鲜活的回忆。

我与家乡的三塔有这么多的缘分，因此，把在三塔下走过岁月的感受述诸文字结集，就取名《三塔谣》。

韩明飞

目 录

第一辑

父亲的年酒	3
老爷车主	6
曾祖母的俗话	10
梦里九月	13
老侄儿这个称呼	15
瓦屋七八间	18
丫头	22
曝伏	25
拆迁记事	28
我的青葱岁月	32
心灵的天堂	38
凌夫子	41

第二辑

用心走过每一天	47
常怀平常心	50
用体温温暖自己	52
数学符号的生活化理解	55
让我成为你的记忆	58
人生拾穗	61

“葶草”的美丽	64
生命的日记	67
真情浇灌的园地	69
走过托斯道夫	72
年来年往	75
墓地二题	78
纪念品	82
走过世纪的芬芳	85
泸沽湖边	89

第三辑

秋事短章	95
夜来南风起	101
走进收成	105
涸透汗水的歌	108
禾田听蛙	111
乡村五月	114
天上星多来日热	117
伏天农事	120
乡村印象	122
草有草的风景	125
冬日	133
秋野小渠	136

第四辑

三道墙	141
秋天的合唱	144
春意	147

荻花白	150
鸟影	153
窗前	156
肩头	159
暑天河趣	162
散心记	166
常留心头的花香	169
一个人的阳光	173
找回一支童年的歌	176

第五辑

廊檐	181
十字路,丁字路	184
祖屋	188
院落	192
19 号大院	195
市井生活	198
一只小虫爬进车库	201
街巷	204
说“口话”	207
家常便饭	211
夏里小吃	216
家乡小菜	219
灶头炊事	222
咸小菜	224

后记	230
----------	-----

第一辑

父亲的年酒是大年三十开坛的，一直要喝到正月十八“落灯”。两三碗下肚，东风入户，暖阳在怀。我想，这一生有两样汁水不能忘记，一是母亲的乳汁，二是父亲的年酒。



父亲的年酒

父亲的年酒是除夕开坛的。他喝，还招呼他的儿孙们相聚一堂一起喝。这壶酒是点在一年日子里，一个最最温暖的句号。白亮的日头把三百六十几个日子照到头了，岁月重开。人打发日子，日子也在不知不觉中把人打发。父亲把对天道的敬畏，对新年的感怀，寄托在一桩桩年事里。尽管年的物质光晕已经褪色了，但是父亲还是按传统习俗腌咸肉，灌香肠，炸虎皮肉，做鱼圆，买年糕、馒头等等，把年张罗得味道十足。平时，他天天喝酒，不讲究酒的好丑。过年就不同了，他要郑重其事。过了腊八，他就抬回一坛老黄酒，把红枣洗净晾干，浸泡在酒里。掺和了枣子的甜香，酒味更加醇厚了。当然不单酒味好，红枣红是中国最古老的吉庆色。这一枚枚醉色酡然的红枣，浮在琥珀色醇厚的酒浆上，折射出大年的吉祥，也传递着父亲的心愿。

住在老屋里，过年，春联我写，父亲张贴。父亲最喜欢的一副春联是“喜看春日花千树，笑饮丰年酒一杯”。父亲贴好了这春联，颌首笑笑说，对对对，一年苦到头，该弄杯酒了。那时的年酒是祖

母张罗的。祖母过世了，父亲就接班了。他不仅继承了形式，还忠实地传承着年酒里的古风。父亲心中的年是天人共庆，阴阳共庆。按传统习俗他要把第一杯温热的年酒祭奠给祖宗亡人。这种心愿在父亲心头已经生成眉毛长成骨，终老也不会改变。父亲贴好春联，就从衣橱顶上抽出一个生纸包，把老祖宗们的相片供奉起来。乡居的日子，曾祖母和祖父母的相片端端正正地倚放在堂前间的桑树方桌上，拆迁后住进商品房，倚放在客厅北墙边的茶几上。

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容，无论站到哪个角度依旧注视着我的目光，我们怎能忘记？世上的人、事、物，包括这日子，都是有根有脉的。我们弟兄仨就是在这慈爱和期盼的目光里成长的。父亲借大年的瑞气祥光，用古老的形式把这些渐次模糊在岁月深处的背影，清晰地勾勒出来，让我们怀念、感恩。这相片上的身影，曾经是我家过年时烹鱼烧肉的灶头热乎乎的图景。岁月一春春从门前淌过，灶头忙碌的身影又换成了父亲。儿孙成行了，父母亲老了。可二老还执著地用老迈的身子骨，用祖祖辈辈对年的崇敬，为我们焐热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新年。

我们家可以说是一户喝酒人家。父亲犯痛风病，只要能忍耐，哪怕在烧酒里兑上水也要呷几口。我们兄弟仨十岁开外，就让喝酒的曾祖母、祖母、父亲带上了路。大过年的，更情愿让父母亲用一壶温热的年酒，把我们浇灌。年三十中午，窗外不时传来一两声小爆竹的脆响，那是孩子们按捺不住的心情，风儿送来祭祖化钱的黄表纸屑味，一家人围坐在圆桌旁，白瓷汤碗里斟满黄莹莹的枣儿酒。父亲说，喝吧！生处好挣钱，熟处好过年。父亲用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把家的诸多内涵和全部心愿浓缩在这年酒里。是的，还有什么处在比家更心熟的呢？喝吧，春联正红，年味正浓，自老年

的酒坛就是敞口的。让父亲的枣儿酒熨热我们的五脏六腑，让细细柔柔的温暖渗进我们的每根毛细血管里。有家有酒的年才有嚼头，新的年轮才有奔头。

年以家为轴心造出一个亲情和天伦的“磁场”。在年的天平上，最沉重的砝码就是回家过年。那年祖父患“肺气肿”住院，病情刚有好转，除夕那天，他一定要回家过年，他说，回了家才算过年。记得父母在海门三厂上班时，年三十，关了车，父亲蹬着永久牌载重自行车，载着母亲从几十公里外的海门，一路颠簸着赶回家过年。家中的年是那样细润而立体。年就是大门上新鲜的红春联，就是响彻院里院外一挂一千响的红串鞭，就是把连根带枝的亲情兑在年酒里，喝出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我想，假如有一天五花八门的现代生活让我记忆的箩筐盛不下了，在最牢靠的位置上一定还存放着年的图景：那是园前园后果树腰间一圈圈祈求丰收的红纸带，那是满场满场的白囤印，还有除夕晚照里母亲们猫着腰跨过一垄垄麦苗挑荠菜（谐音聚财）的背影……怀揣着这些图景往日子里走，就走进了菜花怒放的艳阳天。

父亲的年酒从大年三十喝起，一直要喝到正月十八“落灯”。两三碗下肚，东风入户，暖阳在怀。酒意像柳条风慢慢摆融冰封的土地一样，融解了我们一年安身立命的疲惫，抚平了心头生活风雨的褶皱。把一年的日子收个尾，然后再另起一行，把新的想头寄托给新春的鸽哨，在东风丽日里洒下一串串撩人的脆音。

我想，我这一生有两样汁水不能忘记，一是母亲的乳汁，二是父亲的年酒。我愿在父亲的年酒里喝高了，在满天爆豆的鞭炮烟火声中，摇摇晃晃，走进新年。

老爷车主

真是辆老爷车。除了车龙头上的黄铜车铃，其他部位都锈了，而且是陈年八代的锈。脚踏儿也很简陋，两块硬木中间打个孔，套在轴梗上，踏起来一路叽叽响。有时响得实在难听，把它翻个身，还是响，要点几滴车油，才好些时日。有一次，我骑车回来，小伙伴们在木材厂门口玩，看到我，齐声朝我喊：“土帅子”。我“帅”什么呢？这车不是我的，那时，一个小孩子家怎可能该车。这车是我祖父的，他是车主。

这车什么时候成为祖父“坐骑”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祖父推车、骑车的模样。祖父是个有一身好手艺的瓦匠，三里五村都有名气。外出做生活，有辆车便当。早上，他拎出帆布的工具袋，袋里放着砖刀、角尺，还有粉尘的泥夹、挂线的铁砣什么的，往车后方棱方角的书包架边侧一挂，把老爷车从堂屋里拎出门，推到下场边，踮几踮，右腿一晃，跨上车，上路了。

祖父骑车不喜欢打铃儿，即使不得已，也只是轻打一二下，那黄铜铃响得很优雅。不像园上的贵生侯（他在市建筑公司做瓦

匠),远远的车铃儿就响开了,一直闹腾到与路人擦过。其实,祖父不是亚兮亚的人,他常常把人生节奏掌握得很到火候,温热得当。上头方惠英妈妈家盖七架头的新屋,请祖父带几位瓦匠师傅砌青砖白灰墙,而且要砌出“步步升”的图案。每天,祖父总要在门板上灰个午觉。砌同样大小的一堵墙,晚上收工,还是他先上顶,而且砖缝齐整清爽。有的乡邻说得更神奇,说祖父年轻时穿杭罗衣裤砌墙,一天下来身上没有一点泥点儿或石灰点儿。不过,我没有见过。我倒是见过有的人家砌的草灶闷烟,请他去一改,火苗直往上蹿。

祖父姊妹三人,就他一个男子,祖母是独女,因此他们的婚姻没有嫁娶之分,是俗称的两边带管。祖父的祖产在临江,江滩头是一片茂密的芦苇荡,水里浮生着关丝草(可用来打草鞋),其余就只有四时呼呼而过的江风。相比,祖母这边生存条件要好多了,摆渡,经文峰塔,过三元桥,就进了城。在我五岁那年,祖父和曾祖母、祖母张罗着拆了破旧的老屋,建了一埭亮堂堂的新瓦房。从记事起,我们都在祖母这边生活为主,可是祖父执意孤身一人生活在临江,一生没有改变过。过一段时间,才到祖母这边来。记忆中,除了过年,他只小住一两个晚上就回临江了,他舍不得让那几间房空关着。他说,人是房子的胆。其实,临江只有五间草房子,极简陋,小梁砖单墙,竹壳椽子,芦望帐顶。祖父却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一生来守着它。

当然,这老宅子也不是一无是处,早年,祖上也许是为防麦风潮,宅基地要高出自然地面一米多,高高地鹤立在村舍间,要攀好几级踏步才能进屋。打开门或窗,青田绿树,不远处的五山像画屏一样陈列着。更让祖父自豪的是,夏天不知比别的宅子要多得多少凉风。我和弟弟到临江去,过了邈邈坝,路南是桃园,绿树白墙,三五人家,园路深深,不知远近。路北成片的庄稼田里,村落河塘,

像是绣在绿毯上的风景。那老宅子高高的，很显眼。屋后蓊郁的园树，好像要告诉人们，房子老了，我们正年轻。祖父要是没有外出做生活，远远地我们就能看到他一个人闲坐在走廊上，静对着走过宅前的光阴。祖父常常跟我们说，不要小看这草房子，这是个旺宅，连园前屋后的树都好长。真的怪了，屋后的树不仅长得快，还很少生蛀虫。桑树长得干正皮滑的，不像有的人家，树不是弯里扭曲的，就是有蛀眼，往蛀眼里塞蘸了敌敌畏的棉花球儿，有时还不济事。当然，我们一家都懂祖父的心事，他所守的是一份纪念和心意。祖父提到家史，我们透过他那清癯而平静的面庞，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复杂。他的祖母早年丧夫，寡母孤女的，几个堂侄儿想占她这份家私，把她捆绑起来打得尿尿拉在裤裆里，她都没吭一声。后来那房屋又让日本鬼子一把火烧了，这几间草房子是祖辈吃辛受苦重新盖起来的。

祖父是个很有汉气的人。一生中，我只见他流过一滴泪。那是在他落气之前，我看见一粒晶亮晶亮的泪珠子，是的，仅就是一粒，就像春天早晨的一滴露珠儿，拖着小尾巴从睫毛间渗出来一直滚到嘴唇边，然后祖父就永远走了。田里又一个春天正在萌发，蚕豆正开花结角儿。至今，我还能想象出祖父骑着老爷车的情景，着一身半新旧的蓝卡其中山装，有链条一侧的裤脚管上夹着一只晒衣用的木夹子，跨上车，龙头扭几扭，然后平缓驶去。祖父说，这车是老早的进口货，外表锈了，骨头还硬朗呢。我想，祖父也就像那辆老爷车，经的风雨多了，自会坦然。动乱的年代里，他是被管制对象，那辆车也被没收了。有一回，一个熟人来说，在狼山，看见祖父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游乡。祖母听说，哭得要死。我赶到临江去看看祖父。他坐在一张高凳上吹凉风，初秋的风像顽童的手不时撩起他额角的鬓发。他很平淡地说，原本叫银连侯去的，他个鬼